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瓌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朱　紱

謄錄監生臣鄔　湘

文憲集卷二十五

明　宋濂　撰

行狀凡四章

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曾祖諱聞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戚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渤海郡公
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
追封渤國公
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德政鄉尊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吴氏初名佐孫後避十世祖諱而

更以令名其先出自毘陵毘陵吴之延陵乃季子之家邑也自時厥後一遷於鄱陽再遷於嚴陵三遷於婺之浦陽浦陽北鄙有里曰新田去今縣治二十餘里吴氏之先祖家焉其冢猶在大樓山之原歴三傳有一翁始生六子其介子公養唐乾寧初又遷縣西吴溪上公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崇崇生子玧子玧生嗣明嗣明生元禮元禮生景行景行生璣璣生宣慰公閧世隱於農而能以誦詩讀書為務委

祉垂休有自來矣聞生太常公𦾔字行之以貿遷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三從兄廸功郎英之季子伯紹為之後伯紹實承旨公一名寳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而渤海郡夫人没七歲而渤國夫人卒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舍公獨與承旨公居承旨公寛厚長者强宗右姓時侵苦之奪其土田承旨公莫能誰何益衰削不振公時雖在童孺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轢我者利其孤幼也予稍長不能揚眉出一語白人

豈丈夫也哉遂自力於學宗人幼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公鳳粤謝公翶括吳公思齊咸寓與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成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然如癡也至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嬰蠱疾諸醫不能療羸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為公危有相者謂公曰子貌廣貴甚疾且亡害何不游學以暢其懷乎能如吾言病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吏事祝帥闇不

數月其疾早瘳聞錢唐爲東南都會而行中書莅焉一時人物之所萃復謀往游居數年而莫有用之者公歎曰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吾殆俟時也此而不遇豈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姻交友直走京師日與貴公卿接所見益恢宏而所守益凝定第困於在下而峻登樞要者又諱問布衣隻影翩翩於五千里外惡衣菲食或不能繼凡歷二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徇流俗或憫公勸其南歸公笑曰生

爲寄死爲棄何分冀北與江南乎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黄金爲泥書毘盧大藏經禮部選筆札端謹者充公在選中以勞當得一官未幾罷延祐初明廟在潛邸用大臣薦入備説書已而出幸北藩又罷去泰定元年奉省檄爲上都儒學正廹之官已爲代者所先時太師徳王曼濟台留守灤京聞公氣宇恢廓延而與之語大悦以爲南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使教其二子長則中書右丞相托克托次則御史大夫額

森特穆爾公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難決者必質問而後行如卜著龜無少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生語輒欠伸思睡今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而不知倦君誠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賚銀者再賚銀華言所謂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公在先朝有講說之勞言於上命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中宮難之擬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未及上重紀至元二年御

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承發架閣兼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一矣三年遷宣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公盡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宫數有白金束帛之賜遠國遣使欲獻羣馬以徼求厚價同列以為利爭言之公揣其道塗所經屢涉海洋非二年不可到縱到馬亦病死不能多力却去之六年丞相之從父秦王巴延方秉鈞軸恃其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恣變亂舊章出入擁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

忠之丞相時為御史大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於家為對公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丞相驚曰謀將安出公曰宜亟黜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國不宜恤丞相曰事不成奈何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義耳丞相頓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久之未敢動適泰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公曰皇太子在軍中脫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相悟急白太

后傳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為河南行省丞相一反舊政民大悅上多公協贊功召對便殿慰諭甚至會內臣以玉盤進饌輟以食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改本院侍講學士進階中奉大夫復名入龍光殿錫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為己任有知無不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至元之治於前至元之功居多然

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知所可知者其與議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已久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禄且緣此而家有讀書之人人讀書則自不敢為非其有繫於治道不小丞相因奏復之二浙民食鹽病民為甚其直漸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為言之減其額而下其估他如楮幣銅錢相權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擾官寺建設之冗繁江南顧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夫居

亡何以年久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是御史言公躐進官階奪其誥命至是察官辨其誣復之公生於宋德祐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以薨後一月葬於德政鄉後吴山徐塢承旨公之墓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戚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累封渤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九歲

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衆流之言蔚為儒宗文師延祐庚申以春秋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尊之私謚曰淵頴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謌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謐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申公讀書欲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為區區章句之學其於魯論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終身言必思踐至於國家有急輒欲𢙣

軀徇之而不以為難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謹記之故其臨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詞林宗工與公遊者以所草詔令示之公爲指其瑕疵極中事情人皆嘆服性尚風義德王夫婦甍公年已八十不憚鯨波之險親往京師行弔祭之禮尤人情之所難公深沉有謀絕不事表暴人但見其堅凝醇篤有若懦愞不知遇事快利若風鶻掠林健颿挾舟以飛也承旨公甍墓碑未立丞相欲為奏勑詞臣撰文以遺之公曰先君隱約

田間少見於事爲若挾天子威命以彌文夸侈之固無
不可是非以誠遇先君也卒辭之乃自疊巨石十五成
爲碑大書所封官號復列幼時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
意刻諸石陰且謂内曰此吾所以酬素志也公家食將
十年跬步不妄出終日正衣冠危坐或至夜分未嘗有
惰怠容賓至則相與劇談當世之務玉貫珠聯聞者解
頤方岳重臣仰慕聲光遣使執饋食之禮州縣大夫俯伏
迎拜唯恐不恭四海之内雖愚夫愚婦亦皆能道公名

字而公初無自驕之色遇鄉黨有如貧賤時官府事一
髮不相涉僕從或以惡言加人輒縛致有司杖之生平
不惑於堪輿家誑誕無驗之説遺言隨地而葬但毋使
土親膚又以無大功業不必乞銘於人以為識者之所
訕鄙乃自序歴官世第而系之以辭曰余生雖艱其有
所覬漫游京華旅食三紀際時休明偶膺禄仕位躋極
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於斯為至報上一誠如水東注
樹碑自銘以詔來裔人以為實録云夫天之生材欲振

之張之以昌大其支必抑之斂之以培植其本譬之於物其榮腴流鬯於發生之日者皆出於嚴氷霜雪摧折之餘蓋養之不厚則發之不茂其勢然也公以惇龎宏碩之資蘊康濟經綸之具司造物者特晦之於少齡而顯之於髦年其意亦猶是爾故公之施於用也篤固而不揺勇騺而善斷雖職居散地實密贊化機一反掌之頃國勢尊安權姦自是而屏跡政治自是而康乂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於公殆庶幾矣然自聖元混一四海垂

及百年大江之南韋布之士品登第一而以勞烈自見者豫章程文憲公文海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長沙歐陽公玄及公為四人或以文章顯融或以政事著稱事固有殊道則一也其沒而不返者既皆有所論述以表見於世公其可獨少乎公之子志道及其孫士愕恪奉先戒不敢乞銘於人以濂嘗受業淵穎先生之門而志道又從濂學最久因以事狀惓惓為請濂也不文幸獲受知于公雖契家子姓特容以賓禮見義固不敢辭謹采

天下之人所嘗言者為文一通附諸家乘之末不敢抗之以為高按之以從卑唯務稱其實而已他時執史筆者尚有攷於斯焉至正丙申八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金華宋濂述

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生

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蘊

妣董氏

祖𥙷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

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

為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為姓自後子孫寖盛世家河東

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茍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值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翺括吳公思

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紞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蓋隆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

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絶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為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

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爲良御史名監司者甚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仕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爲權準古今敷繹詳緻廷議莫不多之勳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爲之質行定名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

謚其子欲入金沒臨江事先生辯之卒明其非罪柄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檄所部禁戢之沅陵歲貢包茅四十餘匭茅輕舟摇押行吏多沉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滲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修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沒入贓吏

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延聘名儒孫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負司之有力者常行貸求檄至則乾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隷所在學官提舉朝夕饍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餼廩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

追襲其與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居據東湖
書院田二百二十畝而贏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
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
者必訪求而重刻之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
城學徒挾姦以持教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
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
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讞其獄
先生為鈎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

者十餘年完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喦壑海内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朝廷更化徵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于上者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先生于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

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冢孫頡奉靈輀南還諸公相與陳奠東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與夫人戚氏合葬通化鄉荊山之阡戚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

年辛子男三凾同因孫男三秬頩穆秬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録廣輯三卷字糸二卷藏於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已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唯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

歴田乗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
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為精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
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為文章有竒氣春容紆餘如
老将統百萬雄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
咤之嚴若先生者庶幾有徳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
先生既没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
復恐先生之羣行湮没無以顯白於來世俾瀛狀之瀛
雖不敏受先生之教為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隲成

章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他日太常特
為定謚史官特為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謹狀至正五年
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知經筵事金華黄先生行狀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黄氏黄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
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
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

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劒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埸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
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
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
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
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姙先生時夢大星煜煜
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
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户

闕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内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唐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絶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

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
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
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
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
年亟上納禄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
宋三史丁内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

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多爾濟巴勒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著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溍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實特穆爾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

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于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褘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于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

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瑓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續藳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户恃其不統于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滷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凭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

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廵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于河
帥衆以拒廵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
者謀為刼敚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
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
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
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
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禄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鬭競
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

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嵗大旱禱于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黒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囏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拆閲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廵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

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撙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讙呼而
去奸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奸挾
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
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
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
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百餘人先生遇
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
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

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税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

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曾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討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

絶不事造請逢罣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氷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于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

鄉鄰有急覬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絶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禄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于外給侍于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悦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

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于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興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

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于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絶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弆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於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宏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嶷然獨任斯文之重天

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鏘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曁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謚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㝡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于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

效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史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諱行姓聞人氏相傳出於漢太子舍人通其後裔遷居於蜀有諱韶者爲婺之金華縣令遂爲婺人縣令生逸孫以儒學教授溫州娶王先生詵之女生子號桂山翁翁生始三歲而教授君亡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諸孫女

而生公乃以公還氏聞人云初鄉先達定菴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宣倡明道學號爲極盛翁往來諮叩而得之定菴者爲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爲師友晝夜飭厲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坰者十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藏黑履久弗御革底爲穿故凡七經傳疏悉手抄成帙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微如蠶絲牛毛剖析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詁之說有紛拏不定于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黑白四

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煩餘力譬猶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君子稱之泰定丙寅公以尚書舉于鄉上禮部不利公無幾微見于顔面益進修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不足厭士論别選文理優者為副榜公後連中馬海右憲府知公學行欲辟書吏公辭重紀至元初山東李公絅持部使者節來浙東知公不可吏乃薦為校官初授處學録轉衢之西安縣學教諭吕國州學正名上銓曹改泉州路

學教授某郡李君國鳳方經畧江南得承制專封拜君
嘗從公游知位不稱其德擢為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
公力辭朝廷尋以年久當陞除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未
上以壬寅歲三月丁未卒于永康之寓舍上距所生癸
巳之年凡七十載娶胡夫人無嗣以弟之子亨亨為後
二女長曰貞適唐壽道説齋之五世孫次曰艮適胡裕
夫人之姪也以是年八月一日權厝于合德鄉之原禮
也公之學一以誠為本涵養既劘内外一致故其氣貌

類玄文之玉溫潤而澤絶無纖瑕而孚尹煥發于外者煜如白虹能令人愛戀弗厭下帷講授前後授學者數逾二十各隨其資而裁輔之多有躋膴仕者性行恬冲公卿之家意欲邀致每避謝弗往門庭之間草積不翦雖當鑠金之暑折膠之寒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終日未嘗傾側其誨學者必先道德而後文藝故於辭章若不經意時而出之文義深蔚亦粲然可觀江左名士鄧某以儒者之學自任尤知愛公謂公門弟子曰今時學

子德未能立而溺志修辭組織華彩沽釣聲譽實德且病矣如吾夢吉誠髙世之軌範哉人以為知言公既沒及門之士以公孰醇弗𤕤而含和有耀也私謚曰凝熈先生仍告郡太守祠公於學宫前原道書院吳履前進士仁和丞唐元嘉從公為甚久猶患粹行不昭于世條而列之俾瀌銓次成書鋟梓以傳其實無似曩因張敎授繼之拜公於函文公一見遇之如子姪所以整攝其威儀礲磨其問學者無不至也第以患難相仍業不加

修有悖於公之所教又安能道盛德之什一哉雖然不敢辭也謹用刊落䓗藻直序事蹟以俟傳儒林者

謚議凡四章

深褭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修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欝乎下則學術顯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佹也非謂其簡澁渙漫也本乎道輔乎倫

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于千載之上而合符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惟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裒先生吴公天賦絶人精識邁古咀嚌六經以其道饜飫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瑋宏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叙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遒年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鄙之不恭則欲蹈北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

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説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于書詩也則畧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擿糾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爲長鄉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于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

病其未稱於是更謚曰貞文先生廡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貞文之不遇可爲當時惜也

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時蓋啓達茂遂之極非濟之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氷霰使昔之驕虐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于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由然故肅

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徳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雄絶特之才高峻大剛方之徳發而為文則沉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戻俗以為異

所志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綂教吴楚之區晚歳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彛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追其退而燕處凛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黙有恒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湮節恵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稱曰士有易名况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兹不

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覩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某謹議

淵顥先生私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徳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

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于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獘而失之古義益遠矣有如長鄉書院山長吳公先生丰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于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畧三傳而發其藴於諸子則研覈真僞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繢所及無物不華汪如

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覊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工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人學子僉曰經義元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頴而何於是私謚曰淵頴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凝熙先生私謚議

太和之氣絪緼盤薄於堪輿間沛為甘澤凝為卿雲發

為三秀醴泉產為祥麟威鳳及其鍾於人也為慈祥豈弟之君子足以儀世而導俗足以敦薄而還淳其為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不細也有若金華聞人先生以惇龎之姿卓絕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期造正大高明之庭言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為本原而凉偷之事弗為也言其講學則以四書五經為標凖而非聖之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字從職為載道之用而斥鉤章棘句為非學也言其訓人則以真實不欺為凝道之

端而指出口入耳為小夫也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故其功用茂而運量宏教鐸所臨衿佩翕集得諸觀感之際丕冒薫蒸之中由是沖澹其性情由是陶鎔其氣質粹矣成德之彥歸諸果行之功若非碩學之敷施曷收醇儒之效驗如此也以此觀之其守道之篤獨立弗遷不亦凝乎其光輝昭著由內達外不亦熙乎謹用合辭私謚曰凝熙先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來云爾門人同里宋濂吳履等謹議

雜著凡七章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建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爽業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官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

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
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
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
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嫵君木強𠸣
君行豪樹栅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
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邪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
即刳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
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

年皆投刃走君趍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偕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戢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散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强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涴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

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罵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聞拜予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

予爲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媿夫君之友廬陵蕭彝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僞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爲臨江府吏臨江府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瓛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聳聯得書文曰　繄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鼓腥風於干戈譬巨瀦之失防兮泛揺揺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

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象罔兮孰舉手以遏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任瞻九闗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余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兮予悵悵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騁兮將誓死以為期胡妖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蔥珩兮棄堅城而長逋予雖賤為府史兮頗嘗與於禄食縱一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卹斃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

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撰爲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况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非禽獸而須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巍煌之宫墻兮實宣尼之秘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嵾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惲瞋目而罵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

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夭兮凜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為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虀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僆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蕭蕭而四來兮謾含哀而陳辭

蔗菴述夢文為東陽胡先生作

龍集壬申瑶光西指火烏戢羽欝華罷御明河埀兮近人秋影高兮在樹時有東白仙人弄丸餘暇下蘭庭登雲榭遡涼風燕芳𨒪望太濛兮何極發雅歌于清夜歌曰絳節兮白舫神津布兮流槳隔秋水兮渺予懷招美人兮翠瓔房歌已就寢遥天未曉白間吐影霓屏微妥襲瓊露之方溥謝缸花之半墮何蟬蜕於泥丸兮憑風馬而遐遊隨明月於華胥兮羌孰蝶而孰周指帝清之廓落兮俯銀漢於下流習弭節於山椒兮神怳怳而莫

予留則有洞靈之館真游之府四玦鷹芬五芝浮礎彩
入綺疏丹開曼宇壁借堊兮流霜程方潤兮靈雨圍八
角之流蘇障九翮之蒜羽中有室之嚴密兮蔚元陰之
紛雞積浩翠於清空疑或有而或無禽藏文於五芭樹
潛晃於三珠錫芳題於蕨菴懸粉榜之舒舒彼瀛洲之
神人槩玄冠與縞衣施長盤兮凝藍挾雙佩兮瓊琚勢
續繙其並徠持白雲以贈予指殊庭以相告謂君子之
攸居言訖而逝剛籟遥舉虛灝中肌神爽開寤耿銀燈

之猶青見蟾華之在戶欲重往以覓之兮杳不知其所
止尚遽舍以爲幻兮又予目之所覩心孤疑以至旦兮
竟不識爲何祥也爰有事于玉靈兮乃吉繇之所彰也
稽嘉植之孔芳兮毓火精于南離絶玉文之瓶棗踈紺
澤之氷圭泰尊初泛之霜肥漢液寶刀新割艷動吳脥漱
華池之香涎流丹髓之甘滋漬文園之渴城沃虎頭之
痴腸樹明德以及物兮將玄應以昜之安晩節于穆貞
兮若茹醴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闢縹帙敷青氊列

麟室曉移洛塵春寂但同符於昔夢任仙凡之迥隔苟心目之若存即異境之超絶何實何虛非存非滅聆簷馬之夜語恍芳卿之下謫宜收視于三庭生皓英於神白吹鳳笙兮歸來風翛翛兮將夕擲萬彙于一幻兮曾何間乎今昔羽衣化而鶴翀兮楚蕉迷而鹿失世何往而非夢兮咲倚琴而秋泣雖不變者之長存兮恨飛鴻之遺跡亂曰噫碧藍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姍姍靈泉濯翠色可餐泠光逼人粟花漫何以錫之紫琅玕琅

玕有節不可屈食之素潘甘如蜜仙人之壽同金石只
此長生便有期却勝人參五葉齊

誥皓華文

龍門生閒居累日弗懌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聞
道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誥皓華
文文曰
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焮熱時龍門生黯
慘弗悅顏面腫噲情神欝勃顙文九折㢶梁雙闕首不

暇冠足何能襪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匡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為祆為孽矣其中枵枵神喪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圍祟惑赤仇鐸投繯荀伯赴溺移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遄其遂卒賈靈蒐龍門生之所羅殆此疾也邪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斯窒此自内出無罅可過昔者元靈錫真黃苞承鈞僇僇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府明龍烟育嬰或喜而眉揚或怒而色赬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縈各隸攸司別域異扃中有皓華其字

虚成西方之英白虎之精於時為秋㪍斂華榮於音為
商肅殺之聲於行為金厥德為刑於藏為肺百憂所㳂
察之無迹迫之不驚欻爾水集忽焉雲凝眊矂黮昧㕧
呰詅辨久而弗革或爽厥貞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
之山九陽之庭授我以帝青之録示我以赤水之經劾
召五鬼麾斥三靈動為山合怒為霆崩即將召皓華而
訊之不亦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仗
七星之劒曳三辰之精灌酒于茅焫膋上升禹步成罡

拔髮爲兵左叱右顧潛聽于冥涉炊五斗黍頃迴飈怒
旋冷氣四興幻陽變陰弄晦閃明勅律嬰卒如見其形
有孅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軿踉蹡而前噂
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曷召
我爲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疢爾奈何祟之吾之召爾
非苟然也寓形兩間爲生幾何擊石火起流陽電過俄
頃歇滅不樂則那既有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東西
戛摩蹉陳笙磬尊列豕犧酣嬉淋漓屢舞傞傞鷄鳴失

得鷗鳳少多棄而不辨遑恤其他孰不志舒孰不顏酡
孰不喿遂孰不婆娑爾何使龍門生慼慼汸汸姘姘婜
婜委搨弗振如蝕沈痾爾當攄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
爾為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鎧皓華聞已頩然怒曰夫
子藝周載籍心統人天在古無上在今無前電生目底
雷捲舌間雄章磁議彈壓神姦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
乃欲自樂耶惟昔尼父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
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聽請

竭始終民吾同類綏之匪易遑遑齊魯栖栖宋衛樹伐
蒲圍絶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少避欲興東周拯我民
悴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
河決安治傷麟曷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拭涕逑
為彝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
也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縱戟
横千里蕭條土絶播畊屍胔如山悲風徃還烏鳶見人
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惑乎

亡羊先生囅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未能若謂生民遺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涬無末恍落無始神光下燭人麤將弭内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頟弗慼我齒長啓我神孔寧于胥樂只爾固欲反之將有説耶抑罔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聃周放言如雲彌布八邱蚑龍驕驤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漶弗收欲齊夫物强名弗憂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

治侯伯弗憂庶政用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菑害是懼是憂者羣善之原衆德之基修之則安悖之則危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㝢自古初有天皇焉斡運日月輨轄坤乾司執神機主宰帝權懼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遣天老命厠五官蹈陽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祟並觀如此尚有識耶亡羊先生曰爾言固善古之聖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遯世無悶

者矣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求劒尚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于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於當今其有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虹昏昏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匡山君曰皓華之辭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睫淚欲滴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咨目童文 有序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謵招刺乃抽隱思引物娩義作咨目童文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凝嫥五神配合三靈素質西皓圓暈東青南丹注背北玄孕睛約束臉胞黄中之英氣幾内動藏系外徵啓闢人牖通洩天明聚爲根蔕敷爲華榮衆咸允賴爾獨失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紘爾於咫尺不分五牲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顢湊几僅辨一丁此明而執孰眎弗迎彼不面識反揖而承頫或自泚顔常發赬辟如水母籍蝦始征

又如野狼挾狽則逞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
言之戾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尭眉八彩舜瞳重瞳𥉻目以毳聃耳
無輪傎頟斯贅尼口類海敦陋且銳澤鼻如蝎欽直而
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牟其參表厥明𣪠或角而方
遐舉長世或瞭而揚或眵而翳壹固于玄我則何繫矧
子淫書膏焚晷繼擿抉辭藻搜剔文藝肺鏤肝雕心鉥
腎劌我劖我揉我斲我弊八廓注邪五輪受厲靡精弗
喪有明益瘱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蹊子盭

豈圖子玷成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臧傅以正理則
涉于凉形雖異賦爾宜自强何取其窳乃釋其良書淫
所致尤隨意量冬映雪席夏乘螢囊刺股流血懸髻於
梁未聞其目遽縮晶光是謂遁辭君子所褎星野有舍
雲漢成章測步幽渺挈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昻三
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旁晃民物浩穰為爾之故足不
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尚飾巧言陳法列方孰為曲
直敢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妓足恃惟道是適

考亭有熹廬陵則修厥視惟短所履孔優一紹道緒上遡魯鄒究經翼傳衣被九郞一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赩昭若彖游子不此即而反我仇椒蜂彌豹豈無炯眸鼓辭樂禍腥聞不收偃蹇文眇世所嘲咻内美之章玉瓚黄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卮何漆以休何青以誇何肉而囚子勿寘思棼若繭抽遺形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實為遠猶毋慚墨墨成此綠綠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倛既寢斷菑亦陋植鰭太纖削瓜匪秀

號尊聖哲名亘宇宙非形之妍惟德之茂况目在形實
踐一豆雖眊非瞽物亦云覩縱瞽焉尤有用輒售朦瞍
三品備予樂奏國語成書事明若晝矜察秋毫或速殃
咎潛曜自將神腴内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遂遵養
廢絶馳騖禍福倚伏理嘗易究所憂忌荒如營四酎本
實不培枝葉巧湊弗别莠禾徒煩薅耨童習固動白紛
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猨狖自今伊
始啓矇撤覆責躬靡遑敢目之詬我道之凝我學之懋

上慎旃哉吾言不又

逐鷏文

𧒒害物𧍒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孑孑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蜕爲𧒒此蟲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栤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𧍒母鳥生池澤茹蘆中形類烏䴀而大黄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李肇唐史補陳

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以予觀之四類之中唯蝨母出蚊特夥蝨母鶒也予因作逐鶒文使鶒可逐也則人之胎禍戕物者其知所警也夫文曰　來汝鶒上堪下輿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翾飛繽繙蠉動蹙衂鱗介潛淵毛蹄藏陸文華璀璨形模繚曲游泳同嬉喊呀相逐既拘於氣曷禁夫欲大或啗小衆將壓獨唯類之求於人敢觸來汝鶒相度汝生厥形甚微賦質黖昧樂生穢草啄磔蠡蛤捕索黿魚含蓄俛反軒露堀奇非沗

噦嘔無疾唾涕產醜衒惡朝息夕孳不胎而凝憑化而
馳不卵而孕與涎相依初若蠢蝡漸則奮飛來汝鵰爾
腸刀鏃爾胃芒刺不爾之虐所出曷異鳴如雷殷聚若
雲翳緣撲湊肌噆嘬口咀投間抵隙潛察默覷體如粟
眇吻若錐利中有豹脚勢尤可畏高沙斃女西洋死吏
艾熏徒力羽扇不避我人尚然矧彼物類來汝鵰物豈
無嘔與爾不同兎口出子一氣之從驢嗌吐絲局厥異
封鳥能嗽金昆明所鍾鷄或懸綬色眩黃紅惟爾肆孳

胎此禍殃草木所化洿水是宫無若汝慘厥害則鴻予今逐爾欲滅爾蹤嗚呼我挺之將兮其長㚟矛爾鶊我逐兮亟去勿留往彼壯荒兮其土幽幽鬼物披攘兮豺兕咿嚘爾宜吐蚊兮蠚彼若仇胡宅中土兮自貽大郵我逐爾鶊兮下民用休鶊既逐兮梧桐晡晡鳳皇下來兮鳴聲噦噦

文原

余謂人以文生相命文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

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栢嘗從予學已加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于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陽陰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

隨杵向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内外之别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

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

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彚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

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燬燬晃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畝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江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

惚曽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𤰞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惑調變四時而不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徳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内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蠧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

筋骸不束之謂緩肓趣不起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寘詐者將以賊夫誠楕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痛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狥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炷螢尾也

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

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趍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

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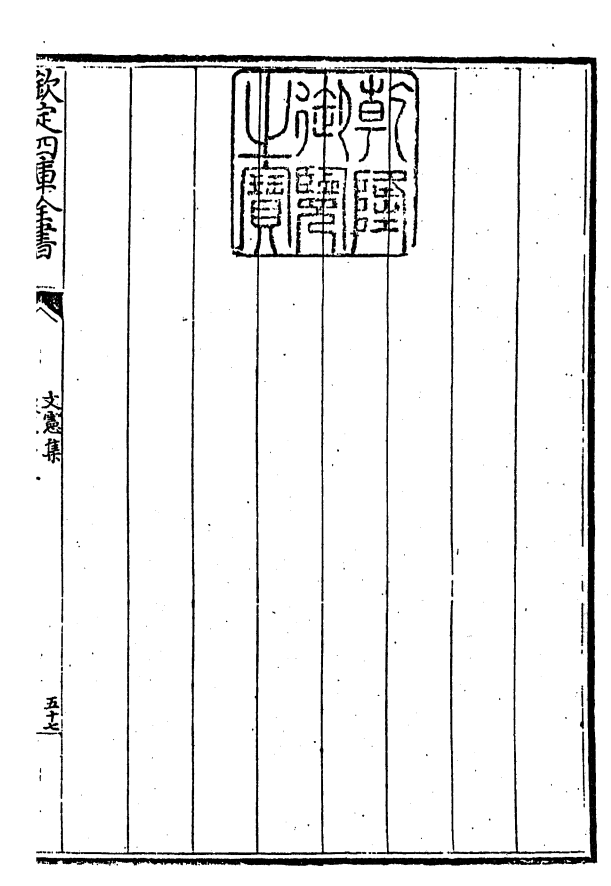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

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

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

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益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

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别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乾隆御覽之寶

文憲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鄔湘

文憲集卷二十六

明　宋濂　撰

雜著凡二十三章

文説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

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其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為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工訓詁艱深為竒窮其力而為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

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為道而驗其恒蓄之為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

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為文者則不然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汩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棼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由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

兾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為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感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為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

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德仁義之説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脩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

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為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𥪡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為文問法于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闗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歴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

圖九為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歴指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概祖長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郎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旣

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文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宫法即所

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宫華父則又以為劉取太一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叅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心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

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畫井文於方圈之内絶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逺不可易也其所不言

者固不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兎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為太乙圖也

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

也唯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

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

其肯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十載

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

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

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

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

瀌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楊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瀌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

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寘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

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著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証焉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櫧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剮圓大與空齊稍

銑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内以細絇纒其腰别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絇急旋轉之二樜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俟其烟蓊勃以虚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甖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

撲去故名瀟因是未嘗不悲石荆州之為人也荆州俠士刼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鐵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荆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瀟交歲行將一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瀟曰名之有字固周道

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流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為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為之說矣子幸為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彦冲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為是虛稱也今有峰名荆實氣夜浮而矗起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氛鬱蟠而平峙乎濠

之壯公欲取以為號盡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耶公曰子言固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罹其蹂踐翦伐之苦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皇上出而平之黄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于邱陵草木皆克保其恒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冐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

列仕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回視昔日之為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號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嶄絶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為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之為山山且不能自知况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而孰不為寧山乎濠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峰而已也吾茍以寧山加

之山亦豈能拒予者哉吾收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盖
欲全其天者爾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
也人今謂山為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為山乎若謂我為
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
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
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瀛矍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
矣瀛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蓋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干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繽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鬱鬱芊芊巋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

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縈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為可觀者焉當汝穎𤅊作蔓延至武昌慿陵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柵山之有木者剪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絶壑懸崖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為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鐵以為枝柯也又何為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感

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
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不異承
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盍
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
生而颸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
百剪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為劉君之
家誠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歴仕熈朝出持憲
節入位郎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

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某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煆利鐵爲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

扼其吭殺之或臠其肉爲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餘封秘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唯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徵見其蹤人也歸謀諸鄰譟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産猨隕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猨子尤奇性可馴然

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絶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况人也耶

章氏三子制字説

龍泉章史君有三丈夫子孟名存道仲名存誠季名存厚既皆冠矣嘗有為其字者而其配名之義有未盡焉三子者以其父命請予為更之予竊自念加冠制字乃

大實之責哀朽之餘精神遐漂安能與聞于斯雖然不敢辭也予聞天道付予實有恒則唯正是將本無頗僻君子修之是之謂德請字存道曰允德何如人道之務惟在乎誠衆善之源隨物以形其欲致之必由於明請字存誠曰允明何如地道所貴既厚且大深重弗遷宏博無際無所不負是曰能載請字存厚曰允載何如夫允之為言信也三子者信能察之則無媿于名若守者矣雖然末也學貴能辨辨則不戾視德為虛玄而不驗

之於實徳者其所謂徳非吾之所謂徳求明于寂黙而不著之於民用者其所謂明非吾之所謂明也視載爲易足而不本之於龎鴻者其所謂載非吾之所謂載也三子者慎之哉雖然未也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隼之無羽也弘其中廓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作其欲不逺而復遏絶其未然而其天始全汨焉其若虚肅然其若拘統焉而有樞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三子者朂之哉雖然未也而家自太傅公以來以詩書

禮樂衣被於子孫極盛而休其章紱之蟬聯勛業之煇煌溢于史冊而播於士大夫之口者先後相屬也而父史君尊崇理性之學嗜善如飴厲行如金石而三子者又各有士君子之操或提義旅以鎮捍鄉邦或攄所蘊以著澤物之仁或酣志書詩以纘其先緒亦既綽有令譽而予猶諄諄爲是言者進學之功無已而繼志之責不易也必使上不媿天中不媿人下不媿地斯善矣三子者勉之哉雖然未也薛氏有三鳳焉才非不高也而

德則鮮也賈氏有三虎焉位非不榮也而德則鮮也宋氏有三絶焉才非不多也而德則鮮也非三子者之所樂聞也三子者之所樂聞其殆聖賢之學乎予之有望於三子者可謂遠也已矣三子者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傅幼學字説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説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

有以理財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學者矣有以文章為學者矣有以訓詁為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栁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吴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為明以刻為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斂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且夫

聖人之所學者大可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治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穫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猶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

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又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他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為况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盡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說玄凝子

玄凝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荅迫之以指就紙畫玄凝子字人因稱之曰玄凝子云初凝年十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劒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雪髙三四尺凝居之若溫時下山敲氷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皇鳴道士聞之咲曰孺子之駮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黄精石芝嘗劚

之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凝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趍一
里所舍去反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
且熟遂還密人見凝眼有碧焰意其已仙而凝弗是也
人見凝者輒贈詩運筆如風字或類霹書鬼篆不可識
俄道士復至與飲琅琊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
士眉長八九寸雙目深鬚怒張如戟人疑為古仙人云
為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
翁欒大尤善惑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凝固齊産也

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凝者其不少翁縶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衆者必拘殺於司寇必有旨哉必有旨哉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谿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溪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願卜鄰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

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攜家自金華來還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榮之屬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已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還時國

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
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
已今予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弟之風以朂我後人爾
然離山之望潛谿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
宗屬之胥會先塋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
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劵所居左右曰
宋公園園與予姓同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
予子孫居於此者毋析爨毋為不義毋侵蝕比隣日衣

被乎詩書耕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也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竒峭齊謝𤣥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横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氷由溪而前徑小潭旁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

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峰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刓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滙爲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

衣袂成碧色山蟲崖𡰱奔逩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
氣象陰幽絶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宫生平烟火
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足動輒仆又
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潤
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
暈時有水珠㺯㺯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
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
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

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雁蕩峰由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葢七十有二焉復從嵯東折度略彴橋趍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

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豕倒撃崕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篁葦間有平臯數百畝可耕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

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内迫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絇圍腰繫巨杙俯唑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常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

之母塋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渡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刪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内烏銜木成城其崇

則緒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令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城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嵓穴鶴氅

編襦土芝緼食動趾跟蹡發辭謇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蟣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鶥俯搤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擄遂館廷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

衡從肉䏏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緑華白台南威紫衡翳輔寄牙瓌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熠熠孰潛其爝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絶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嫽衛霍擁軨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傺乎吹嘘予奪視

其慍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阨藜藿聲壺而越吟倚柱而吴嘯卑卑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

循環相通湯叶其閒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
莊叶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
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
足於咸池晞髮於摶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
蒼水之使稷邱之君庚一問之望鼎湖而想遺弓履河
洛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
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

有叙禮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氂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採椽不斵型簋唯土畣然自奉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有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忒慾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佹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

或兼本末畢具凡有敵為因越憲制若是喧豗泣猋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渢渢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投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是故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絶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勘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埶形其目臚列繙繙繽繽九宫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鈐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

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鶩寘
扶胥彖車雀杏行馬飛晃武衡大櫓𩿨耳長芟雲火萬
炬渾脫全驅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
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
巍堂堂赫赫艴艴稜稜蹟蹟以守則固以攣則揚或追
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壂於昆
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
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馬用爾爲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
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
暨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赭衣服閭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
存冲寥跡入佹奇五性既絶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嚴
無虧身升紫宫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
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轍服太極之麟芝
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

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娑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從出者存何老生慭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蠹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不齊于古緯侯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

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聵世日新月巧動莫之
制衡錯摛瑩方州部家何立言浩深而莫究津涯始生
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熒𠃊家名
性氣體何圖指佹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捋鉤其龎鴻掠其纎微懸空明
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
近之然滯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
哉文學曰孟軻氏殁世乏真儒師師萌庬倀倀奚歸孰

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眞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其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嚱資葹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慆慆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訑澡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斝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劘俗穢以剗末習駕舂陵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檝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

涉夙興夜寐偟偟業業凛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樀植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没齒乎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章𣏌梓櫲桂棫樸

之屬皆在焉通曰林而不别言之何明所志之不一也所志不一其言續者何昔之君子嘗掇以名書續之所以繼也繼則繼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一以牖民衷所以異也文垂世行逺者彬彬然譪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婉奈何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人文之烜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事核其辭質其理足為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非史也其躐而僭之何史

官失職久矣國乎史曷若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乎知法戒也奚僭為然則子所書皆善也勸矣如懲何善惡備書史也舍惡録善志也善者勸惡者懲矣曷為而不可也斯志也其言或不能盡徵者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信其信疑其疑可也

旌義編引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

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百五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俱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之規前録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税課提領太和所建後録七十則續録九十二則七世孫青樿府君欽江浙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碑鋟板當時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累為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以為三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随時變通者乃率三弟泳澳湜白於二兄濂

源同加損益而合于一其閒諸父之訓曽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録之釐為三卷通名曰旌義編既刻板可模印請言其故於篇端予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而泳等文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于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非非子縣解篇引

非非子廬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魯論未終篇棄去

尋學鍊金碧九還寶丹斲丹房如方榻中僅容膝而述古仙人辟於四周澄坐其間身如槁木不動或睡睫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斯者七歲凡堪輿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顯之祕似不能越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鯁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著書炳然成文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斷若獨繭之抽愈出而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非子縣解云金華宋濂讀

而疑之曰子自稱爲非非孰非之耶以爲人之非子耶則子爲非而人爲是以爲子之非人耶則子爲是而人爲非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非其是是是其非非是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緜几焉人以其文墨墨也而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墨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白惟墨惟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

白則黑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黑白而黑黑寧黑白而白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本為白而黑何加焉吾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亡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非者絕則天與人凝而合矣此之謂葆純此之謂熙神此之謂物冥若是者何如非非子咲曰始吾學道物我而我物也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濂亦莞爾一咲為繫其說於篇

端非非子鄭姓源名燮浦陽人生貴人家能堅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竒勁云

贈浩然子叙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無妄而已矣然則所謂無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膠葛之可揺奪也非聲利沉酣之可變易也至虚而神與道合真故之無垠收之則存歴代以來恒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為宗真遂以其稱浩然者為

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靈寶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為體玄妙道純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為言上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十五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當令宗真帥其徒十人前期焫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唯謹蓋以其精潔而於敬恭神明為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

召對且賜白玉真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龍光赫奕光動林谷采真之士無不欣艷之余嘗見浩然子於冶城山風度凝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為恩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盛際而眷遇有加焉然而忠君親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慤以頌禱國祚於無疆非特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王室被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尚勗之

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某序

顔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以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寳也誠願得一覲

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惎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忌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劒蔡人操刃與戰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怗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强焉尚款款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掎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黄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世之威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乃惟不軌是

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刼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邱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蹶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殽函嘗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趍擣武

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啖一牛不至血肉狼藉不止也卒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耶楚莊之强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

於天王今其所為可不如釁荆之長乎為吾君計莫若告於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求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㲉肫肫然喻之矣寡人雖至愚竊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于廟當悔解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顔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卒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二萬人輓鼎誑齊卒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卒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于孝平皇帝藐在幼冲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切骨

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擣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神祇為之欝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内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趙魏亡頼男子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令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煇赫震蕩如雷如霆攖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

子養元元之澤師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
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
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
立殊績垂名竹帛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
亦在朂之而已其有不知順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
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
姑昧昧思之新莽簒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諜臣甲
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

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電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所在固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况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察天命下度人心尚傅相告語戮力以誅無

道使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按水經注及十道四蕃志所載而補之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五畤白麟顯異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九疑鬱葱天柱用登上凌峻極直薄太清眺望汪洋遂自潯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著厥靈貺民

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

一語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㬎
曰僕亦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
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
提三尺劒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
能縛世充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翦黑闥於山東收李
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蝨生
於鎧冑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
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

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囚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
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册
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
未嘗有也侍郎竪義旗以復辟為辭但設二張而釋武
后弗圖是捨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
為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
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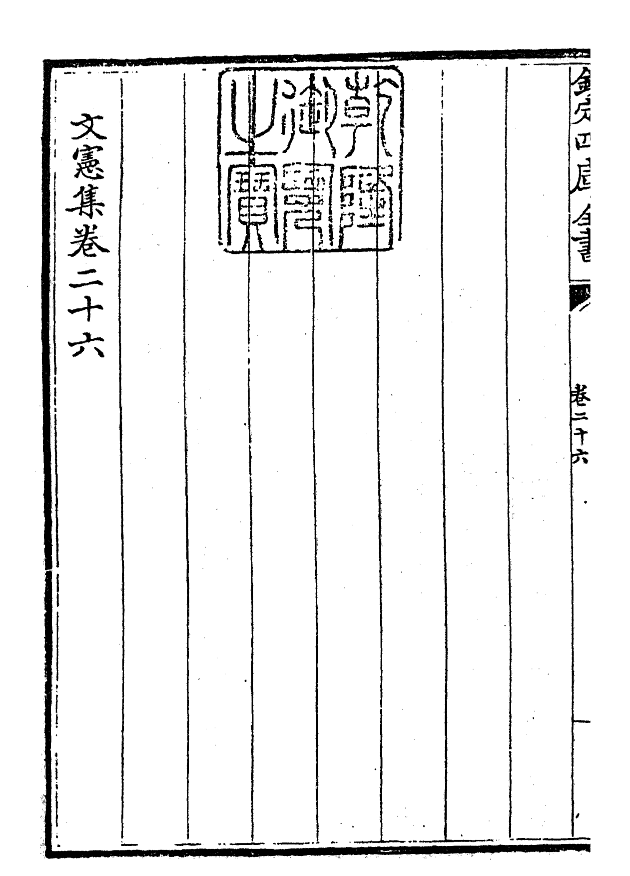
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柬之曰吾業與玄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魁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朓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虀粉矣李泉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内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

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為粮揷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况今日乎侍郎朝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兎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鈎鈎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為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為弗是耶季泉曰武后之罪浮于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

盡封諸呂爲主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絶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其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巵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柬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杲曰傅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已絶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

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
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爲唐家大臣即旦
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於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
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敢識也李杲
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
此事姑寘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
碎爵侍郎之骨况三思又得幸於上儻白上罷政事矯
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柬之曰大

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杲退彈指
嘆曰㗖吾以柬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
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柬之
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
爲三思所殺如季杲言



文憲集卷二十六